

冯苓植小说精品

悬念小说

# 窥视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戈 夫

封面设计:徐敬东

冯苓植小说精品

# 窥 视

冯苓植 著

\*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海勃湾矿务局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15 字数:350千
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册

ISBN7—80595—394—5/I·167

---

定价:24.80元

## 作者其人

作家冯苓植，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位颇为特殊的作家。不媚上，不媚俗，也不太合群，常自称为“文坛的游牧者”。时而大写京味小说，时而大写荒野小说，时而又大写现代派小说。变化莫测，使人难见其庐山真面目。为人处世似半个白痴，写人写事却世故颇深。故有人称之为奇才，有人称之为怪才，但无论何种写法，竟均有佳作问世。《驼峰上的爱》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虬龙爪》等也曾名噪一时，《狐说》很快便成了畅销小说，作品曾先后被译为英、法、日、乌克兰等多种文字，并获国内外学者诸多好评。中国作协副主席蒋子龙称其“真情才有真文章。”著名评论家林焱从“性善”“性恶”说给予他高度评价。我国文学大师钱谷融老先生也曾著文盛赞他的作品，日本早稻田大学杉本达夫教授也曾著文在国外推介过他的小说。由于作品的影响，其曾被邀请参加内罗毕世界笔会及伦敦世界名人大会，并曾赴日本和巴基斯坦等国访问或讲学。个人条目已被列入英国剑桥《世界名人录》、《国际作家辞典》，美国国际传记中心《第三世界名人丛书》，以及我国所编《世界名人录》、《当代作家百人传》、《文学家辞典》等多部辞书。现为全国作协委员、内蒙作协副主席、国家一级作家、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。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又是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。以《色空》为代表的八篇，用抒情散文诗的笔触写出了一个个荒原上特有的故事，揭示了人、动物和大自然的神秘的哲理性关系。神秘的天谴，异域的情调，稀奇的生活风俗，不同的文化撞击，将把读者带入牧歌悠扬的远天远地。其中有的作品曾在全国获奖，部分篇章曾被著名作家苏叔阳赞为“杰克·伦敦式的作品”，而以《窥视》为代表的八篇，则反映了作者创作上的转轨。浪漫主义情调渐渐地淡化，开始面对现实生活作深深的思索。绝望的走险，中国文化下的特有复仇，大潮冲击下的苦苦挣扎……动人的故事，曲折的情节，悲情、悬念、哲理，把读者带入深深的思索之中。又是两个八篇，又是两种风格，愿广大读者先睹为快，以了解冯苓植小说精品的全貌。

# 目 录

## 悬念小说

### \* 魔圈

· 1 ·

女儿吸毒令人猜度，米沛然不得不中断市长竞选。公安局在调查过程中引出案中案，前妻服刑，儿子复仇令人震惊，将读者引入错综繁杂世代交替的魔圈。

### \* 自戕

· 88 ·

山沟虽穷，女人却个个国色天香。山沟终于暴富了，现代“庄主”亲自导演一幕血腥悲剧，“业绩”惊天动地；“实况”血糊淋拉；“后果”令人发指！

### \* 玩玄

· 175 ·

神出鬼没，来去无踪，孤独客穿行于大漠之中，骑马、爱马，又盗马，玄而又玄读后知因果。

## ✧ 等风的帆 · 231 ·

天才的艺术家把酒临风迷住了外国女导演。独具人格魅力，挥手断情被称颂，有谁能进入他真实的内心世界？孤独的他捧酒傲立如等风的帆，耗尽生机，自成风景。

## ✧ 窥视 · 258 ·

新上任的旗委书记，面对互相交织的人际关系网，举步维艰，唯一可以向他提供真情的女人却有可能使他身败名裂。黎明，他却毅然地推开了她居室的门扉……

## ✧ 情缘错位 · 277 ·

爱使人坚毅，爱也使人怯懦！面对他和他，她的情缘错位了……

## ✧ 祸祟 · 320 ·

带着“污”点的丑小子，痛苦与绝望之中回到生养他的莽原，家乡善良的人们和纯洁的爱情终使他战胜邪恶……

## ✧ 泣血 · 440 ·

贫穷的农村，换亲成了男女双方最为划算的婚姻交易形式，深埋的情感，终身遗憾，揭示幸福过程中不幸的源头。

魔

圈

1

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酒馆儿。

长条凳子，四方桌子，油渍麻花，烟熏火燎，土味儿十足，只配龟缩在这大城市的背脊窝里。

但和他的相貌似乎特别相称。

典型的一张庄稼人的脸儿，憨厚中透出几分稚气。身板儿也

不作主，胖墩墩的，就是古书中常说到的那种五短身材。再加上老祖父给的这土气儿的名字：梁满屯！这就使他和这小酒馆儿天然浑为一体。

但他好像又不该来……

别的且不说，就看搭在长条凳上的警服，就觉得这小子闷着头儿在这里喝酒有点不顺眼。看得出，绝不是执行什么任务。两眼喝得发直，更显出一脸的傻气儿。痴痴呆呆，似有点愧对那搁在一旁的大盖帽了。当然，刑侦人员里绝不像电影里那样，不是英俊小生就是硬派汉子。但像他这样大大咧咧混迹于三教九流间大喝闷酒，也的确挑不出那么几个来。

果然有人出面干涉了……

只见一位女民警径直向他走来。二十多岁，一身的精气神儿。光说飒爽英姿已显得有点过时，浑身上下是有那么股子现代派的帅气。明眸一闪，声儿虽不大，但对准那土老冒的同行就是一句：

“跟我走！”

“去哪儿？”这位傻里巴叽还犯倔。

“叫你走你就走！”声儿还是不大，却显得更凛然难犯了，“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

“我哪样都不吃！”这位也来劲儿了，“自己挣小钱儿自己喝小酒，条例中没说这个犯法！”

“你犯浑！”女的来气了。

“浑是浑！”这位还寸步不让，“可绝没浑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”

“什么？”女的秀眉一挑。

他却突然什么也再不说了，只剩下了一双直视远处呆滞的眼睛。似蓦地醒转了过来，又似在酒醉中陷入了更深的幻境。

“满屯儿!”女的惊呼了。

“……”还是没有一点声息。

“满屯儿!”女的还在叫。

“……”还是一动不动。

女的也愕然了。她叫肖巧,和这傻小子同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。她了解他,还从未见这家伙失态过。

他仍呆滞地望着远方……

肖巧却还在想着那句摸不着头脑的话:癞蛤蟆想吃天鹅肉?或者是主观意识参与得太多了,她竟一时也沉默了。

但在他的眼前闪现的却似乎是另一个她……

在一间装有铁栅栏的小屋子里,地上洒满了金色的阳光,窗口飘拂着依依的柳丝。远方传来了幼儿园孩子们的歌声,枝头还有着小鸟儿啁啾的鸣叫。但在空荡荡的小屋内,却现出一片和这一切极不和谐的景象。

仿佛白日见鬼一般……

一个正当芳龄的少女圆睁着一双痛苦不堪的眼睛,正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无端地抽搐翻滚着。时而莫名其妙地嚎叫,时而莫名其妙地痉挛。更可怕的是,像有众多的无形鬼怪在追逐着她,她还在残忍地进行着自戕:拽自己的头发,抓自己的面颊,疯狂地撕碎自己的衣衫。似正在经受着地狱烈焰炙烤,又似正在经受末日深渊的熬煎。惨不忍睹,乖戾惨人!最后,她似乎完全忘记了人间尚有羞耻,竟丝毫不顾一个妇女应有的尊严,蓦地把自己剥得赤条条的,像一条垂死的狗匍伏在墙角里苟延残喘着,任那洁白的胴体急骤颤栗着。

是她?是她?是她?!

他猛地闭住了眼睛,但愿这一切很快遮掩而去。然而,一片漆黑中竟迸发出几个金色的光斑,正在扩展、正在交融,亮晶晶

地在其间忽然闪现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像一株雨后的小白桦树一样，婀娜多姿地沐浴在校园的春风里。十六岁的花季，即将毕业的高中毕业生。明媚的眸子，秀气的脸庞，苗条的身材，还有那微微耸起的前胸。像朝霞般的柔和，像泉水般的清澈，像婴儿一般单纯，班级里处处都回荡着她那天真无邪的笑声。何况，她还有个令男孩子们终身难忘的名字：米兰！

是米兰？是米兰？是米兰？！

他仍紧闭着双目，但那小白桦树般的少女却更不愿隐去了。似在对她娇娜地笑着，招着手儿引他向逝去的岁月走去……

他从小随着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，高二时才转学来到父母这里。那时他已长成了现如今这五短身材的憨模样儿，但比现在绝对缺着好多心眼儿。高二尚牢记着老祖父“种地要用短腿牛，娶老婆要娶一篓油”的教导，高三时就有点被那位亭亭玉立的女同学吸引得头晕目旋了。他不像大多数男孩子那样争着去比潇洒、比风度、比谱比派儿，而只懂得憨头巴脑地在远处张望。他并没有想入非非，只是觉得一瞧见她心里似裂开了条缝儿，一种未体验过的美好感情就往心里涌来。

她似乎毫无觉察……在众多的男孩子包围之中，她好像更显得纯洁照人了。除了认真的学习，便是力争照着老师的每句话去做。既要当好一个共青团员，又要当好女孩子们学习的模范。她仿佛天生就罩着一身保护层，本能地绝不会受到一点污染。

笑，她还在天真无邪地笑。

但他不应该傻头巴脑地一瞧就忘乎所以，更不该忘了自己天生那副地老大身板儿。日久天长终于被发现了，一位碰了壁的调皮蛋儿，首先恶作剧地欢呼了：

瞧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！

猛一怔，在一片哄笑中他蓦地清醒了。这是有人第一次这样

说他，但却成了他终生难忘的耻辱。模样儿是不怎样，但自尊心却成反比例。一犯倔，不等毕业就参了军，直至大前年复员才又来到这座大城市的公安局里。从此，他对漂亮女人就有一种逆反心理，致使同志们都认为这小子大概不识人间烟火。他内心深处却有一株小白桦树扎着根儿，亭亭玉立，怎么也难抹去。他不但知道，她后来毕业于卫校，在市医院药房工作；而且还知道她父亲原来是市经委主任，一位颇有政绩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型领导。她也很替爸爸争气，仍像过去那样单纯认真。工作不久就被评为医院的先进工作者，后来又差点儿被选为全市的十佳青年之一。一对受人尊敬的父女，使他更发现了自己这副憨头巴脑儿的尊容是有差距。忘了！忘了！他害怕重新扮演癞蛤蟆的角色。但他绝没想到在这里——市劳教队新设的戒毒所里会遇见了她！

米兰！米兰！米兰……

他猛地一睁眼睛，纯洁的小白桦树没有了，有的是一个过早堕落了的女人。毫不知道羞耻，仍在赤裸裸的嚎着、叫着、口吐白沫抽搐着。他一时间痴了、呆了，只感到心头久久残留的一个美好幻影彻底破灭了。他是听一个男同学说的，她利用药房工作之便，滥用麻醉药物，变相吸毒成瘾，终于陷入了这不可自拔的境地。听后他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事实，但目睹后却觉得比想象的更为恐怖。

他也随着痛苦地颤栗着……

或者是出于职业的反应，或者是出于本能的直感，怅惘间他竟蓦地捕捉到了什么。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刹时使他冲动起来，风风火火回到局里便立即要求对米兰的堕落问题立案侦查。哪想事情的真相似乎和他的直感相差甚远，而且有的同事竟知道了他在高中时的那讳莫如深的老底儿。有一位开玩笑开得过了

火儿，哪壶不开提那壶，竟失口这样揶揄他：“是不是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？”

他猛觉得心头滴血了……

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心理竟使他没有见火就炸，而是像被人揭了短处似地躲在这背晃旮里的小酒馆喝闷酒。越喝就越觉得心烦意乱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心情搅得他六神不宁。嘴里咒骂着，眼前却总闪动着那骤然摧折的小白桦树。

米兰！米兰！米兰……

“满屯儿！满屯儿！”是谁摇着他的肩头连连呼叫着。

啊！是肖巧。这家伙还没走！他噌地站起来，准备自己走了。

“什么？什么天鹅肉？”肖巧还想问。

“烂了的！”他边穿警服边没头没脑地喊，“臭了的、坏了的、长了毛的、拱了蛆的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

“去问你那奶油小生！”说毕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小酒馆。

“天哪！”她真想解释。

但他已隐没在夜的人群里了。

2

肖巧知道，奶油小生显然是指赵日秋。

大家都知道，干公安这一行的小伙子们，在关键时刻能拼在一起玩命，但在平时也确有性格差异和各自的弱点。一闲下来，也难免闹点小矛盾。

瞧！这就是一例。

赵日秋长得是很受姑娘们青睐，但如果为此就把他称之为奶油小生也确实有点冤枉。一米八五的大个儿。面目英俊，举止潇洒，身板儿笔直，往那儿一站，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股男子汉的帅劲儿。公安院校毕业，外语特好，常受命干些“文活儿”、“细活儿”。比如，有一次一位意大利的豪门小姐来这儿旅游时失窃了。态度傲慢，口出不逊，声称再不能在中国呆一分钟了。而等到赵日秋一来，她的态度就有所和缓。再等梁满屯帮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了案，她已经紧盯着他目不转睛了。改称她需要无限期地延长她在中国的旅游期，因为她看到了中国的 007，她期盼着他能够对她“终生进行保护”。

似乎是梁满屯有点嫉妒……

但第二天一上班，肖巧却径直找上门来质问赵日秋了，似乎对那句“你的奶油小生”不认可，仍耿耿于怀。

“告诉你！”进门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，“以后少和我套近乎，我可不愿沾上奶油巧克力的味儿！”

“怎么啦？姑奶奶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一针见血，“干嘛糟蹋人家满屯儿？！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！”

“天哪！”赶忙解释，“那不是闹着玩儿吗？”

“闹着玩儿？”迎头一击，“缺德！”

“言重了，”还很注意风度，“姑奶奶！满屯儿不识人间烟火，我这是想刺激一下，让他别耽搁了找媳妇儿！”

“瞧！又往外撒奶油味儿！”刺儿上了。

“肖巧！”赵日秋吓得一本正经了，“得！我承认错误还不行？可梁满屯也太犯倔了。听了一个老同学带来的消息就往戒毒所跑，回来风风火火就要求立案侦查。能吗？人家市经委主任是亲自把女儿送到戒毒所的。把变相吸毒的情节交待得清清楚楚。

局里已让我初步作了调查。不涉及贩毒集团，不涉及流氓团伙，就是自个儿往自个儿身上扎杜冷丁。据查是一次车祸受伤后留下的后患，小姑娘忍不住疼痛注射成瘾。充其量说，只是利用职务之便，滥用麻醉药物。而且款项都偷偷交上了，查来查去也只能是如此罢了。何况，人家米主任已主动承担了家教不严的责任。”

“可满屯儿的直觉？”口气开始和缓了。

“直觉？”他也不加否认，“这小子是有两下子！火眼金睛，还没等伙伴们缓过神儿来，他往往只凭感觉就把犯罪分子的小辫儿抓住了。也算老天爷帮了他大忙，只要他换了便衣往人堆里一扎，就算你再精明也难把他挑了出来。可他？却像在大海里看鱼、鳖、虾、蟹似的，偷的、摸的、贩毒的、倒汇的、拉客的、卖淫的、杀人越货的，一目了然，一个儿跑不脱！”

“这不结了！”肖巧对他这变相检讨还算满意。

“可这次……”赵日秋不得不说，“这属‘文活儿’‘细活儿’，比不得他平时搞得‘野活儿’‘粗活儿’，微妙得很哪！就凭他那点儿直觉？弄不好非把大伙儿搅进去不可。谁不知道，米主任是咱市里搞活经济、引进外资的顶梁柱。好些对立面总想从他吃啊、喝啊、贪污啊、受贿啊挑毛病，一点都没挑出来。咱们如果不识这个理儿，非要插这么一手儿，这不是正中某些人的下怀么？”

“那满屯儿的看法呢？”肖巧把话题儿一转。

“看法？”赵日秋只得耐着性子解释，“这小子凭着他的直觉，非要说他隐隐绰绰看到这后头有个黑影子。有意将米兰拉入堕落的深渊，要的是米主任的好看。为活人制造一个心灵的地狱，让他活着比死了还痛苦万般。”

“满屯儿的根据是什么？”肖巧紧接着问。

“根据？”赵日秋还是很有风度，“米主任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两

口子爱若掌上明珠。虽不宠、不惯、不骄、不纵，但其实爱得心尖儿打颤儿，据人说，米主任累上一整天回家喝盅小酒儿，什么酒菜都不要，只要女儿坐在一旁。瞅一眼，抿一口儿，满脸都挂满了笑纹儿。女儿说，爸！你把人家当成了下酒菜儿。父亲不说话，只是笑着看得更入神了。就连米主任的老伴儿都说，我家有根拴马桩，老米官儿作得再大，每天也总得让女儿抻得往家跑。即使是半夜归来，一进门还是先往女儿屋里去。瞅着酣睡中女儿那长长的睫毛，他似乎把一切劳累都忘了。一坐就是半天，有几次竟伏身在女儿床脚睡着了。”

“不无道理……”肖巧沉吟了。

“道理？”这回赵日秋耐不住性子了，“不信你就按着他这份‘道理’写篇推理小说试试！老子当官，有人就从他女儿身上报复。目的是什么？破坏改革开放！想想看，这篇小说还有人看吗？老掉牙的老套子，再幼稚也不过的推理！即使气死了米主任，那改革开放就能因此而结束啦？完全是文革时的构思，哪有点现代化的气息！”

“满屯儿也不会那么犯浑！”肖巧反驳着。

“说不定！”赵日秋也开始针锋相对了，“我看这是一种青春骚动期留下的后遗症！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肖巧一下子懵了。

“不是杜撰！”赵日秋寸步不让，“美国的心理学权威米·比安特教授说，一个人由少年转入青年时，必将经历一次青春骚动期。在此期间经受的心理刺激，将会对他日后性格的形成打上深深的烙印。屈辱会终生难忘，美好也会一世永存。每当一触及这心灵伤疤，他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扭曲情绪，屈辱会使他顽强地维护那美好，而美好又会使他更顽强地想起那屈辱。心理变态，这就是青春骚动期后遗症。比如梁满屯对米兰……”

“好啊！你反倒给满屯写起推理小说了！”肖巧大叫了。

“不！不！我只是在推你的理！”赵日秋出人意外。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肖巧果然瞪大了眼睛。

“你、你？是不是……”吞吞吐吐。

“是什么？”还不明白。

“看上了梁满屯？”终于点破了。

“你犯浑！”拍案而起。

态度是很严厉，但恍然间却像挑开了心头的一块蒙纱。梁满屯是长得不怎么样，即使穿上威严的警服也像个黄土地里刨出的矮粗庄稼汉。但男人挑的是漂亮，女人往往挑的是个心窝儿。只是赵日秋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傻小子果然真留有那青春骚动期后遗症。

米兰！米兰！那个米兰……

就不该“关老爷”也来掺合。这位刑侦队长叫关顺。五十郎当岁。长得倒也虎背熊腰，却似乎有点可惜了那块头。松松垮垮，常带着一脸疲惫相儿。也难怪，干这一行的十天半月也难得睡个囫囵觉，当头头的就更难得个喘气儿的功夫。为此，这位爷即使在听汇报时也常打盹儿，迷迷糊糊像老睁不开眼睛。但你也别想打马虎，正当你无精打彩地往下叨叨时，他却噌一下猛地睁大了眼睛，铜铃儿一般，直瞪得你浑身由不得一颤，得！一个要害细节被他抓住了，让人心服口服，往往一破就是个大案。和他那老祖宗的传说一样，不睁眼睛没事儿，一睁眼睛就要动真格的，故而得了个绰号：关老爷！

关老爷今天睁眼了……

肖巧和赵日秋同时被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里，直瞅着神彩奕奕的头头愣神儿。眼睛瞪得够大的，看来今天要有重活儿。可谁曾想到，精气神儿足足，但一张口却先大大咧咧地诠释起了癞

蛤蟆。

肖巧又为赵日秋提心吊胆了……

“赵日秋！”一副颇为得意的模样儿，“你小子先说说，什么叫蟾蜍？”

“嘿嘿！”这位只剩下了谦虚。

“嘿嘿？”关老爷似误解了，“大知识分子犯难了？得！还是我告诉你，蟾蜍就是癞蛤蟆！有出戏看过没有？刘海钓金蟾，就是指这玩艺儿！懂不？外国人还说，月亮里那黑影儿不是玉兔，也是这玩艺儿：癞蛤蟆！”

肖巧更为赵日秋不安了……

“可蟾蜍不爱吃天鹅肉！书上写得明白，专爱吃蚊子、苍蝇、带翅儿的小虫子。样子是不怎么好看，可避邪！刘海钓金蟾是怎么回事儿，说的是跟着癞蛤蟆大发了。不但避了邪气，还引来了福气。后来还上山去砍柴禾，遇到个小狐狸精。水灵灵的，模样儿俊极了。心眼儿挺好，还不扎杜冷丁。明白吗？”

赵日秋不知如何回答是好……

“金蟾给的！”话题儿一转，“得！关于癞蛤蟆的话儿说到这里就告一段儿！”

肖巧和赵日秋都有点懵了：这位爷咧咧什么呀？

“从今天起，”关老爷却两目猛地一睁，“你，你，还有满屯儿，都听我调遣！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多操心点儿米主任家里的事情！”

“什么？”齐声问道。

“不什么。”这位竟疲倦地又闭上了眼睛，“米兰变相吸毒的事儿立案了！”

天哪！够云山雾罩的……